

吴风越雨

沈荡

| 安歌 文 |

连续两周在周末选择去海盐的沈荡小憩。

握一杯“晴天见”的咖啡，晃悠悠，沿着河，从镇的最西面逛到最东面。天空的云很高，你得努力仰头去追，葱绿的树叶在树上，仿若与你相识已久。

沈荡并没有我的亲戚，之前我也没有在沈荡生活过，但它就是会给予你一种久远的记忆，不紧不慢地从时光的隧道里穿越而来。

或许是来自很早之前读过的一本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当朋友推荐我读这本书时，我并没有马上读，我觉得仅凭字面意思，应该不太会喜欢它的内容。也在扉页看到过余华的名字，亦未料他竟是海盐人，是著名作家。最初这本书我是从秦山文化站借阅的，在床头放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眼看就要到归还的期限了，才匆匆阅读，便是那次，在书中认识了“胜利饭店”，认识了胜利饭店里的“黄酒与炒猪肝”。

因此在手握一杯“晴天见”咖啡之前，我必定是已经在胜利饭店吃过了卤猪肝，或者雪菜炒猪肝。实话说，猪肝还是我妈炒得好吃，一盘韭芽炒猪肝通常是我家饭桌上最早光盘的。但沈荡与黄酒，沈荡与炒猪肝，就如冬日与围炉煮茶一般，缺了任何一个，都是不完美的。

去沈荡三次，总有一次得去沈荡酒厂。自然，通常是陪朋友去的，于是经常会厚脸皮地打扰庞总。但庞总从未显得不耐烦，倘若他恰巧不在，也会安排解说员陪同。从酒厂的历史文化，到满院的酒缸，再到地窖里醇香的酒味，土陶的坛子除却酒的原香，更是落满了岁月的气息，坛子里装的是酒，却也更似满坛的故事。院子一隅，修缸的师傅正在陶醉地敲打出叮叮咚咚的声音，好像没有什么旋律，但倘若你细听，又分明是一段悠扬的乐曲。

张先生的高中生活是在沈荡度过的，他说，学校的北面是河，他便住在沿河的宿舍里。冬天的时候宿舍里尤其凛冽，把所有的衣物被子都裹在身上，还是会瑟瑟发抖，所以只好去操场打球，打得热乎一些时，再扑回到书本上刷题。

我没有见过高中时的张先生，却在他的表述中认识了那些年的沈荡古镇与沈荡中学。沈荡的古朴与广阔，沈荡的晴朗与风雪。

三年之后，张先生背着行囊去省城继续求学，之后，好像也甚少回沈荡看看。他曾指着河对岸跟我说，他的高中在那里，但亦未有走近探寻的意愿，大约高中苦读的日子在他的回忆里并不太美好。但我依旧欢喜，这里毕竟孕育了他的梦想。

我若和张先生同去沈荡，免不得梳洗打扮一番，且满怀期待。我对诧异的他坏笑，万一遇见你初恋，我总要显得更年轻美貌些才好。张先生也笑，那些年除了数理化，脑里根本装不了其他。

农村孩子上大学跳农门的梦想，执拗得可爱。

蔡老师是在沈荡长大的城里人，他的笔下，落满了沈荡往事。他离开沈荡的时候，偷偷把家里的半枚钥匙藏在离家不远处的围墙缝隙里。蔡老师在沈荡的家只有四十多平方米，却曾经是他的全世界，欢声与笑语，在他日后的生

活里一直萦绕在周围，触手可及。

很多年以后，蔡老师回古镇，便去了曾经的房子。一切似是而非，居住的人却已不在，恍然中，他想起了半枚钥匙，并从墙缝中细细寻了出来，与家中的另外半枚钥匙吻合。听上去有点像“王子与公主”的童话故事。但我确实相信，纯善的蔡老师，心里住着永远的沈荡爱情故事。

同样在沈荡寻到爱情的还有夏壹天，刚参加工作的壹天在沈荡税务所上班，在那里他认识了他的吴老师。壹天总是会想起那个傍晚，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赶来见面的她，后来在壹天的单身宿舍里，吴老师买来裤夹，把他的制服笔挺而有序地挂起，温馨的一幕，让壹天有了对家的渴望。原来爱情有时候还是一种温暖的触动。

《沈荡赋》被钱老师写得荡气回肠，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和如此有才华的人成为朋友。来自沈荡塘坊村的钱老师外形普通，我常笑话他更像一个农业专家，然而熟识之后，我总忍不住对张先生赞叹：我从未结识过这般有学识却谦逊的人，他的胸襟中装满了我们未知的才学，如此博大。

春天，钱老师邀约我们去采枇杷；秋天，满树的柿子慢慢变黄，钱老师用蛇皮袋装了，与我们分食。他家顶天立地的书柜中，总有我厚着脸皮讨要的书籍。

而我最喜欢与钱老师喝酒，他喝了点酒，便会在每一句的话语前强调“我们读书人”。没错，他说的是“我们”，于是我闻言悄悄挺直了腰背，仿若瞬间也成了可以与钱老师一伙的“读书人”。

古镇被我晃悠得差不多了，握着的“晴天见”咖啡也快喝完了。我喜欢榛果口味的咖啡，那是沈荡的味道，香醇而饱满。

河的对岸，沈荡中学依旧在，老房子的檐下，摆着两把咿呀作响的竹椅。我在河边伫立良久，瞅见风吹皱了河面，又微微拂动每一片树叶，阳光深深浅浅地盖在身上。细嗅，是时光的味道，如此独特。



七月

摄影 张曙

人间物语

山里的月光

| 周德怡 文 |

窗外灯火辉煌，却照不进心底那片最深的角落。我的思绪，像被无形的线牵引着，挣脱了城市的喧嚣，又一次从无锡飘回到大别山深处，黄冈市罗田县李家楼村的一个小山村，那里，有我再也回不去的家，和永远刻在心底的母亲。

母亲不识字，但她那双因长年劳作而布满厚茧的手，却对书本有着近乎虔诚的敬重。儿时冬夜，灶膛里的火苗噼啪作响，母亲总会小心翼翼地将几个红薯埋进灶膛滚烫的灰烬里，那是贫寒岁月里最甜美的期待。她坐在矮凳上，一边留意着火候，一边用她那粗糙的指尖，轻轻地、几乎带着点敬畏地抚过我摊在膝头的课本。她常对我说：“儿啊，你要好好念书，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。”

记忆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，是那年夏天的一场暴雨。山洪像发怒的野兽，冲垮了我放学必经的小桥和山路。浑浊湍急的河水裹挟着泥沙碎石，咆哮着奔涌。面对齐腰深的激流，母亲没有丝毫犹豫。她蹲下身，让我趴在她瘦削却异常坚实的背上，然后咬紧牙关，一步一挪，艰难地在水中挪动。水流的冲击力几乎将她掀倒，碎石硌着她的脚。我伏在她背上，清晰地感受到她每一步的颤抖和沉重呼吸，雨水和汗水纠缠在一起，在她脸上肆意流淌。那一刻，母亲的背，是我颠簸在洪流中唯一安稳的依靠。

后来，我到县城罗田一中求学。家中的清贫并未改变，白米饭就着咸菜萝卜干，成了中学时光最单调也最深刻的记忆。高考前那段日子，压力像一座山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五月的模拟考试，我意外失利，就在我沮丧懊恼时，母亲竟徒步走了三十多里崎岖的山路，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宿舍门口。她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小小的竹篮，里面装着十几个生鸡蛋，脸上是长途跋涉后的疲惫，眼里却盛满了急切和心疼。“儿啊，妈没本事，家里也实在拿不出钱给你买肉买补品。”她声音带着无奈和歉意，“听村里老人说，用滚开的水，滴上两滴猪油，冲碗鸡蛋花喝，最是补脑子……你快试试。”那小小的、温热的鸡蛋，承载着母亲山一样沉重的爱 and 无法言说的愧疚。

为了报答母亲，我拼尽全力，发奋读书，终于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成为我们村第一位走出大山的孩子。当年的我，激动得像一只终于要飞出大山的鸟。离家那天，弟弟也背起行囊，踏上了南下去广东打工的漫长旅程。母亲送我们兄弟俩到村口，搭乘那辆破旧的“三马”（三轮农用车）。初秋的山风已有凉意，吹乱了她花白的鬓发。她紧紧攥着我的手，又用力拍拍弟弟的肩膀，嘴唇翕动着，强忍着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。车子发动前，她匆匆塞给我一个用旧

布裹着的小玻璃瓶，里面是金灿灿的干桂花。“拿着，”她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哽咽，“在外面……你要是想家了，就泡杯茶，放几粒进去。”

眼前总会浮现这样一个镜头：车子开动了，尘土扬起，母亲单薄的身影在飞扬的尘土中越来越小，最后凝成一个模糊的点，倔强地钉在村口的老槐树下。后来，隔壁的阿婶抹着眼泪告诉我，母亲那天送走我们后，独自一人沿着山路往回走，哭得肝肠寸断，撕心裂肺，仿佛不是送走了两个儿子，而是像旧时人家嫁掉了两个女儿，心痛得无以言说。母亲也有激动得像个孩子的时候，那就是得知我们要回去的消息，她一定在家准备这准备那，夜晚会在老屋的床上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。

母亲的手艺，是世间任何珍馐都无法比拟的滋味，早已镌刻在我的灵魂深处。我和弟弟工作以后，每当除夕夜，我们罗田老家的大铁锅里炖着腊肉、腊鱼，半个猪头在浓郁的汤汁里“咕嘟咕嘟”翻滚，刚出锅的“砧板肉”香气四溢，我们总忍不住偷偷抓几块，尤其是猪耳朵，堪称人间至味。炸豆腐金黄酥脆，煎豆腐外焦里嫩，烫蛋丝细滑如绸，鱼丸鲜嫩弹牙，肉糕扎实喷香，藕夹酥脆爽口，每一口美味都饱含着母亲无私谦卑的爱，这就是妈妈赋予家的独特味道，是漂泊天涯的游子心底永恒的乡愁坐标。

母亲老了，病了。家乡的老屋，只有柴火房那扇斑驳的木门，还在固执地抵抗着岁月的侵蚀。母亲亲手栽的桂花树，依然年年如期绽放，一树细碎的金黄，在秋日的阳光下默默吐露着沁人心脾的幽香。只是，树下再也没有了那个翘首期盼的身影。母亲已长眠在不远的山林中，距离老屋不过短短二三十米，仿佛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依旧在默默守护着她操劳了一生、牵挂了一生的家和孩子们。

每次归乡，我们总在黄昏后抵达。山风拂过屋后的竹林与松林，发出沙沙的、如泣如诉的声响。恍惚间，在那风声竹影里，我仿佛又真切地听见了母亲唤我乳名，那声音穿过时空的阻隔，一声声，敲打着我早已不再年轻的心房。

妈妈，您看见了吗？儿子这一路走来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一直努力地将日子过成您教导的模样，不负众望，我成为了一名能为百姓解除病痛的白衣工作者。每当这山里的月光漫过沉寂的群峰，银霜铺满归家的小路，我总会痴痴地凝望老屋的方向，总觉得灶膛的火光一定还亮着，母亲还在那温暖的灶台前忙碌着，等着我，像小时候一样，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喊一声：“妈，我回来啦。”

山里的月光，静静地照着，那是母亲从未离开的眼光。